



民族瑰宝 马寅初

李正宏 黄团元 著



MINZUGUIBAOMAYINCHU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民族瑰宝 马寅初

李正宏 黄团元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族瑰宝 马寅初/李正宏,黄团元著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216-04579-3

I. 民…

II. ①李…②黄…

III. 马寅初(1882~1982)—传记

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6930 号

民族瑰宝 马寅初

李正宏 黄团元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720 毫米×1015 毫米 1/16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13.5

字数:190 千字

插页:1

版次: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 000

定价:27.00 元

书号:ISBN 7-216-04579-3/K·472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开 篇

“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,陕西的黄土埋皇上”!

南方的确“盛产”才子。以浙江的绍兴、嵊县为例:

绍兴文化积淀深厚,历代人才辈出。如东汉哲学家王充,晋代书法家王羲之,唐代诗人贺知章,南宋诗人陆游,鉴湖女侠秋瑾,学界泰斗蔡元培,文学巨匠鲁迅,等等。所以,毛泽东称绍兴为“名士之乡”。

嵊县风景如画,剡溪尤其闻名。东门、艇湖、竹山、禹溪、杉树潭、仙岩、清风、嵎浦、鼋头渚等“九曲胜景”美不胜收,历代文人墨客多有感怀,李白的诗句恰似导游:“我欲因之梦吴越,一夜飞渡镜湖月,湖月照我影,送我到剡溪。”诗中最是难忘的,大概要数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!即景抒情的诗句,不知激动了多少人。

“自古文人爱美酒,酒伴诗文传千秋”。如果说王羲之因为“流觞曲水”,成就了“天下第一书”《兰亭序》;如果说“百岁光阴半归酒,一生事业略成诗”是陆游的肺腑之言,那么,整个绍兴地区的黄酒及其系列美酒就是才子们的“聪明泉”了。

“物宝天华,人杰地灵”。用科学态度审视,地脉“风水”不可信,“聪明泉”自是笑谈。然而,浓厚的文明氛围,良好的学习风气和悠久的传统文化能够给人以熏陶,使其效法古今仁人志士报效祖国,奋发图强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如此说来,马寅初就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了。

马寅初不仅是绍兴县人,也是嵊县人——马家早年居住绍兴县,后来移居嵊县。而且,家中便是酿酒的。父亲马棣生早先在绍兴县酿酒,后来搬迁到嵊县,还是以酿酒为业,并且开办了“马树记”酒店,马寅初便是在嵊县浦口镇出生。这一年是公元1882年6月24日。按农历算,是

光绪八年五月初九。这就是说,马寅初不仅享受了钟灵毓秀的孕育,而且是在农历马年、马月、马日、马时出生,加上马姓,他“五马”齐全! 再加生于“店好千家颂,坛开十里香”的酒家,倘若果真“地灵”生“人杰”,他将是非同凡响的人物!

马寅初的确具有传奇色彩。这位睿智而聪慧的“才子”,不仅是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,教育家,社会活动家,他的人口理论更是闻名中外,在多学科、众领域皆有建树。

兰亭墨香,剡溪水甜。不过,马寅初的家中并不富足,童年并不幸福,求学并不顺利,所追求的理想并非事事如愿,赤子之心并非人人理解。他的一生,坎坷多舛。尽管如此,他毕生都在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! 而同样令人景仰的,还有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,敢说敢做的个性;坚持真理,“粉身碎骨全不怕”的大无畏精神! 让我们穿越时间的隧道,看看这位平凡而非凡的马寅初。

开篇 /1

第一章

倔老五 /1

- 一、不做蛤蟆做骏马·····[1]
- 二、不让读书就投水·····[6]
- 三、油灯不亮心里亮·····[10]
- 四、中国不写写美国·····[15]

第二章

举博士 /20

- 五、不愿当官要干事·····[20]
- 六、书生偏要禁恶习·····[26]
- 七、“洋博士”抵制洋货·····[30]
- 八、国难当头不出国·····[33]

第三章

狮子吼 /40

- 九、中国有救了·····[40]
- 十、“收发国难财者税”·····[45]
- 十一、“‘上上等人’猪狗不如”·····[49]
- 十二、“蒋介石是家族英雄”·····[53]

第四章

马首是瞻 /58

- 十三、困马龙行·····[58]
- 十四、一座亭·····[64]
- 十五、一面旗·····[71]
- 十六、走向光明·····[79]

第五章

一马当先 /85

- 十七、年轻心·····[85]
- 十八、爱国心·····[93]
- 十九、恤民心·····[97]
- 二十、赤胆忠心·····[101]

第六章

教育家 /106

- 二十一、全面发展·····[106]
- 二十二、关爱师生·····[112]
- 二十三、学而不厌·····[118]
- 二十四、大俗大雅·····[122]

第七章

举旗人 /126

- 二十五、从爱孩子到忧孩子·····[126]
- 二十六、三年三查计出生·····[131]
- 二十七、“小有心得”征高见·····[135]
- 二十八、《新人口论》褒贬声·····[141]

第八章

马太守 /145

- 二十九、“热冷浴”·····[145]
- 三十、傲“公侯”·····[150]

- 三十一、作“靶”何惧·····[155]
三十二、辞职？撤职？·····[160]

第九章

“火龙驹” /165

- 三十三、处江湖之远·····[165]
三十四、成一家之言·····[171]
三十五、遇灭顶之灾·····[176]
三十六、行焚书之举·····[180]

第十章

百岁翁 /185

- 三十七、挚友情深·····[185]
三十八、吹尽黄沙·····[190]
三十九、拨乱反正·····[195]
四十、浩气长存·····[200]

第一章

倔老五

不做蛤蟆做骏马

清光绪十六年(1890年),浙江嵊县的浦口镇桥头。

春阳送暖,水波粼粼,人行船过,生机盎然。

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,辰宿列张。寒来暑往,秋收冬藏。闰馀成岁,律吕调阳……”八岁的马寅初伏在桥头的石墩子上,高声背着《千字文》。几个小伙伴在一旁拿着书看着听着。

“寅初——回家去!”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远远地喊来了。

“云腾致雨,露结为霜。金生丽水,玉出昆冈。剑号巨阙,珠称夜光……”马寅初继续背着。

“我是四哥,你的耳朵掉到海里了?”小男孩气冲冲地走到马寅初的面前,要揪他的耳朵,马寅初一闪,俯身跌倒。

马寅初还是手撑地面,接着背:“海咸河淡,鳞潜羽翔。龙师火帝,鸟官人皇……”

“哈,错了,错了,该罚该罚!”几个小伙伴叫了起来。

“错哪里了?没错!”马寅初不服。

“在‘珠称夜光’后面,掉了‘果珍李柰,菜重芥姜’两句。”小伙伴们对着书齐声说。

马寅初摸了摸大大的脑袋，醒悟果然错了，急得推了哥哥一把：“就是你说‘海’，害得我接着背有‘海’的字！”

马寅初的四哥季余恼了，叫道：“爸爸要我喊你回去，你不理，还打我！”

马寅初说：“四哥，不是我不理你，是我们打了赌的。我要是中途背‘结巴’了或错了，要罚背五首‘生诗’的。”

“我们家里有事，你不背他们不会罚的。”马季余拉着弟弟就走。

马寅初说：“我不能。我让他们罚了我再回去。”

马季余说：“死脑筋！你不怕爸爸的‘家法’？”

马寅初说：“可我不能当逃兵啊。”

马季余气呼呼地走了。

马寅初坚持留下来，在小伙伴们的监督下，背熟了五首“生诗”，才回到家中。

父亲马棣生看到马寅初回家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寅初，要是你在外面连着有事，家中我得了急病，你是接着干你的事，还是回家救我？”

“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我是说我病了！”

“我是说您没病。”

马棣生怒道：“气死我了，家法管教！”

马棣生不是政界人，却能够用政界的“连坐”手段管教孩子。所谓“家法管教”，就是马家的长子孟希，次子仲复，三子叔培，四子季余，五子寅初（只将马寅初以下的大妹锦霞，小妹锦文除外），全都跪下“吃家法”。

从老大到老四，一个个屈于父亲的威严，不敢作声，更不敢反抗。唯有马寅初，不仅不哭，反而叫道：“我背书有什么错！”

“你不认错，再打一遍！”马棣生用那束竹篾又挨个向兄弟们打去。

“我没错。我说话不算数，人家叫我‘蛤蟆’的。我要当骏马！”马寅初并不住口。

“你再顶撞，我们都要被打死的！”哥哥们疼不得了。

“我又没有打你们，等会你们都打我吧！”马寅初还不住口。

啪！啪！啪！马棣生又开始了第三轮“家法”。

王妈妈赶来,挡住了丈夫手中的那束竹篾。连求带哭,好不容易止住这场经常出现的“家教”。

为防止丈夫再拿马寅初出气,王妈妈便像往常一样,把马寅初带到舅舅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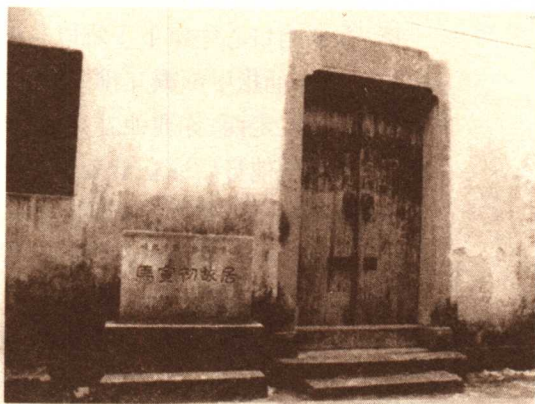
舅舅住在浦口镇东的一条小巷里。

王家舅舅没读多少书,眼见几个外甥中唯有马寅初要读书,而且六岁(公元1888年)在浦口镇私塾“发蒙”后,不用人叫他主动去上学。才两年,听说就能背许多诗词了。所以舅舅特别喜欢马寅初。

听说马寅初在家又吃“家法”了,舅舅便将马寅初送到离自家不远的一所小学“寄读”。听小学先生说,马寅初是块读书的料。平时只要马寅初被他妈妈送来“避难”,舅舅就将他送到小学。小学的老师们也不收钱,随时可让马寅初进去读书。所以,马寅初也乐意来舅舅家,因为到舅舅家就可以到新式小学读书,这里的学校比父亲要马寅初就读的私塾课程开得多,条件也好多了。

这所小学开设了“算术”课,马寅初在私塾没有学过,在老师点他演示时,他算错了一道题。

老师说:“同学们不要笑,马寅初上的是私塾,能做成这样就不错了。马寅初同学也不要气馁,古时候马援十二岁才开始正式读书。但是他胸怀大志,忠心报国。就是他当官后,也不贪图享受。他曾说,‘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,何能卧床上,在儿女手中邪?’此人后来当了东汉的伏波将军,封新息侯!现在我们国家内忧外患,马寅初和所有同学们,都应当以‘马革裹尸’之精神学习,胸怀大志,报效国家!”



浙江嵊县浦口镇马寅初故居

1894年春,舅舅家搬到了绍兴,真是“天”助马寅初。通过舅舅的说和,12岁的马寅初得到父亲的同意,跟着舅舅,到绍兴县学堂读书。

一晃又过去了四年。这年冬天,马棣生同妻子商量,说五个儿子中有的身体不好,有的染上赌博恶习,唯有老五寅初好学上进,不怀杂念。虽然倔犟,但是既聪颖厚道,又棱角分明,现在到绍兴已经读了四年书,也有十六七岁了,听说马上小学毕业,不如让他回家学习酿酒、管账,这个家以后给他当,也许有光大门庭的指望。

王妈妈说:“寅初的心一直在读书上面,恐怕不愿意回来做生意。”

“不愿意也要他接我的班。他还想怎么着?读书无非想做官。现在是朝廷无人不做官,我们马家无权无势,他还想读到哪里去?”

马家一向是马棣生一锤定音,王妈妈哪能多说。然而,为了老五的前途,王妈妈却柔中有刚地提议,去为马寅初算算命,看他是做生意的命,还是读书的料——因为王妈妈总是听算命的说小男孩们只有读书,才能富贵。

两人到了算命摊,找号称吴半仙的吴瞎子给马寅初算命。

自马寅初降生,许多人都向马棣生贺喜,说马寅初命中“五马”俱全,是个好命。马棣生本不迷信。之所以听从妻子的话,是想她听到瞎子说“寅初的命好”后,便于同他一起劝诫马寅初子承父业。谁知吴半仙一番话,在老两口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担忧!

吴半仙指甲颤颤,白眼翻翻,口中念念有词:“这个孩子嘛——你要他走东,他要走西;你要他赶狗,他要赶鸡。”

“你说他日后适宜干么事?”马棣生无心听说儿子调皮捣蛋的话——吴半仙说的话,是算命的算小男孩的常用语,他也会。

“这个——这个——”吴半仙故弄玄虚。

“您直说无妨。”王妈妈道。

“这孩子命中有‘一头虎’、‘四个五’、‘五匹马’。‘一头虎’为名字中的‘寅’,寅属虎;‘四个五’为出生于壬午,五月,午日,午时;‘五匹马’为姓马,马年,马月,马日,马时。”

王妈妈要求:“您说白些,这样讲我们凡人听不懂。”

吴半仙正色道:“你们的孩子犯了‘白虎煞’,什么事也办不成。倘若

读书,便是四体不勤;倘若做生意,便是白虎座中座,家破人又亡。日后不管干什么事,要遭‘五马分尸’!”

“你放屁!”马棣生拉过妻子,转身便走,毫不理会吴半仙讨要算命钱。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刚到家中,马寅初不知从哪里出来了,根本不知道父亲正在生他的闷气。他没头没脑地说:“您说我是当蛤蟆好,还是当骏马好?”

“有什么话你直说!”马棣生没好气地说。

“我当然要当骏马,不当蛤蟆。要想不当蛤蟆,只有到上海去读洋学堂!”

“你还五马分尸哩!”





二

不让读书就投水

父亲对马寅初发脾气不是第一次，但这次的“下死口”骂却让马寅初感到意外。

马寅初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骂我？”

马棣生顿时语塞，其实他只打儿子从来不骂儿子。

“你这样任意打骂和压迫子女，知道现在是什么社会了？”

“什么社会？这是读了书遭杀头的社会！”马棣生大吼起来。

马棣生虽然做生意，但是却比一般的生意人知道得多。他知道，“戊戌变法”的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杨深秀、刘光第、康广仁等六个维新派人士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朝廷处死了！

“杀头怎么了？‘六君子’是为国家而死！”

“我看是你在找死！”

在马寅初同父亲吵起来的当儿，王妈妈赶到了，连劝带推地撵走了马寅初。

马寅初哪里知道，父亲原来就没有让他继续读书的打算，何况被吴半仙使了坏。他又哪里知道，正是因为他两次对吴半仙的无意得罪，导致了吴半仙有心的报复。

一次是前几年马寅初看戏回家，路过吴半仙的算命摊时，想起了戏中的“水词”，便领着小伙伴们对着吴半仙的摊子唱了起来：“瞎子哥，我问你，问你个瞎子从何起？前世你是骗人的精，今生罚你眼不睁！”

一次是不久前，马寅初回浦口镇，一边走一边背唐人李商隐的诗。背到吴半仙摊前时，正遇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找吴半仙算命。见此情景，马寅初背出声来：“宣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背完，马寅初又重复道，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！”

就这番话，惹得吴半仙叫骂和算命者的追赶。

这些事，马棣生和妻子自然不知道。

王妈妈推走儿子后，就责怪丈夫，说他不该用“五马分尸”骂儿子。

马棣生低头不语。其实，他是被吴半仙“五马分尸”的话触动了心思。他读书不多，但是从戏文中知道了“五马分尸”的故事，知道那些遭“五马分尸”的人，大多是读了书，有学问的人。据说那个读了很多书、很有名的大官商鞅就是被“五马分尸”的。想到自家老五的个性，马棣生不禁又打起了冷噤。

这几个冷噤，更加坚定了他不让马寅初读书的决心。

王妈妈虽然同意丈夫的主张，但是她要求丈夫好好地对孩子讲清楚。老五个子不大，身体也不好，怎么受得了老爸的拳脚呢？

在王妈妈的劝说下，马棣生终于耐着性子，在第二天早晨又找来了马寅初：

“我已经老了，跑外面的人有你的大哥，但是在家主事的人不行。你现在读了几年书，管账和做生意已经够用了。从现在起，跟我做生意，逐渐让你当全家！”

“我不做生意，我要读书！”马寅初一口回绝。

“读书了以后做什么？”

“我要像当年伏波将军、新息侯马援一样，当骏马，报效国家！”

“哪个‘马元’？你做生意赚‘银元’不好吗？”

马寅初说：“哼，讲了你也不懂，你只想银元！”

马棣生吼道：“老子不想银元就会饿死你！”他扬起了蒲扇似的手掌。

马寅初夺门逃走。马棣生就要追赶，忽然，门前走过几个蓬头垢面的年轻人。自家的二子仲复、三子叔培也在里面，原来他们又赌了一夜！

马棣生见了，不由心中一动：何不让寅初同这伙小子去赌博？小打小闹地赌，钱的输赢也不大。待他忘记上学读书，我再拉他回来做生意。

“喜讯”传来，马寅初记忆特好，心眼又活，不管赌什么，他都是赢家！

听说那帮小子还在麻将桌上教马寅初抽大烟，马棣生不免焦心起来。

马棣生想“收网”，马寅初却耷拉着脑袋找父亲“认罪”：“爸，我打麻将了，你打我吧。”

“你不跟我学做生意，跟别人打麻将，好啊！”



“不好。卖汤圆的刘婶都说我不对,说我是糟蹋自己。”

“嗯,那你要做什么?”

“我要读书。”

“打麻将不是比读书好玩吗?”

“不好玩。二哥说‘只有打麻将才能够忘记读书。’我却认为,只有读书才能够忘记打麻将!”

马棣生失望了,他气不打一处来,大声吼叫:“你明明是游手好闲,拿家法来!”

又是“一子犯家规,五子遭管教”!

马棣生“行刑”一遍,在王妈妈的哭泣中住手。马棣生又故意让其他四子围攻马寅初,劝其悔改。

哥哥们大些的不会打小弟,小些的就有意见了。老四季余虽然跪着,还是恶狠狠地说:“老五,你再害我跟着挨打,我也要打你了!”

“谁打你你打谁,又不是我打的你!”

季余眼看就要动手了。老大孟希护住寅初道:“老五,你认命吧,不要读书了。我们这么多人都要打你,你一个人拗不赢的!”

“拗不赢也要拗!我们国家都这个样子了,就是做生意赚了钱,保得住吗?我要读书,要读书救国!你们不让我读书,除非把我打死!”

“你还嘴硬,我揍你!”老四握紧拳头。

季余虽然要打人,但是没有父命,他是不敢站起来的。他只是气愤之下吓唬老五。谁知马寅初呼地站起身,将老四推倒在地。

“罪魁祸首”还先动手打人,真是反了!在哥哥们的叫打声中,马寅初逃掉了。但是,还是挨了老三叔培的一瓦片。几个小弟还要追赶,孟希将他们止住了。

马寅初跑了。起初家里人并未在意。然而,一天过去了。

王妈妈慌了,叫四个儿子分头去找。

马棣生破戒抽起了烟。他不住地咳嗽,眼睛红得吓人。

